



# “身上有瘤了，我还能不能活？”

## 德州7岁女孩患神经母细胞瘤，百余万治疗费难倒全家
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记者 李梦晴

### 全家接连遭受打击

如果没有发生这一系列的变故，或许，方金超和妻子于朝淼的小日子和大多数人一样，平淡又幸福，一双儿女活泼可爱，方金超在外打工，于朝淼一边上班一边照顾家庭。然而，每个人都有灰头土脸的时候，意外接二连三降临在这个四口之家。

于朝淼姐妹三个，她排行老二，姐姐远嫁佳木斯市，2011年，妹妹因意外去世，2012年，她的父亲也因意外坠亡，母亲在今年又查出了肾癌，目前已切除肿瘤，仍在治疗中。

另一边，方金超的母亲十多年前得了脑瘤，手术后留有后遗症，被评为三级残疾。2018年，儿子8岁时患紫癜，截去了一段肠子，虽然已经治疗好，但身体孱弱。2019年，方金超的父亲确诊肺癌，治疗了两年后，在今年10月份撒手人寰。

在临床医学中，癌症被定义为一种病程较长、病死率较高的全身消耗性疾病，方金超经历着这种“消耗”。“之前，我去外边打工，做电焊工，家里还种着地，一年也能赚个六七万。后来我父亲得病，需要人照顾，两年多的时间，我也没有出去，欠了20万。”方金超说。

原以为，生活会渐渐走上正轨，10月份，女儿确诊神经母细胞瘤，让夫妻俩始料未及。

### 150万治疗费用难倒全家

据方金超回忆，女儿从小身体就不太好，但从未往这方面

11月29日下午三点，接到记者电话的时候，方金超刚从菜市场回到在天津的出租屋里，出租屋月租一千五，只能住一个人，然而，就是这间小小的出租屋承担起为女儿加强营养的重任。今天，他买了一些排骨，她好后还要在四点前赶到医院。

方金超是德州市武城县四女寺镇东吴庄村人，今年10月份，7岁的女儿于东瑾确诊神经母细胞瘤，11月12日，夫妻俩将11岁的儿子方浩宇留在老家，带着女儿来到天津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治疗。他发现，在病魔面前，人类是如此的渺小和无力，他甚至不敢想未来。



于东瑾在医院接受治疗。



平时活泼可爱的于东瑾。

想。今年，女儿一直说腿疼和颈椎疼，在德州市人民医院检查后，一开始说是生长痛，后来又检查发现血液有几项指标异常，在医生的建议下，夫妻俩带着女儿去济南的医院做进一步检查。

回忆起确诊的那天，电话那头的方金超声音突然颤抖起来，哭了出来。“对我们来说就像是晴天霹雳一样，孩子得这个病。”方金超哭着告诉记者，因为疫情，只能妻子一人陪同

着女儿进医院检查，结果出来后，妻子在微信上告诉他，女儿问自己：“是不是我身上有瘤了，我还能不能活？”

难以想象这个已过而立之年的男人承受了多大的压力，在

电话中，对着素未谋面的记者，哭得连说话都断断续续的。

方金超告诉记者，女儿刚进行了一个疗程的化疗，精神状态还可以，就是心思变重了。“大人说句话，就记在心里，而且比较害怕医生，她说只要好了，让她怎么样都可以。”说到这里，方金超叹了一口气。

八次化疗、切除肿瘤、两次骨髓移植以及后续治疗，整个治疗过程需要一年，医生告诉方金超，治疗费用预计需要150万，而夫妻两人为了照顾女儿，目前只能靠借钱度日和为女儿治病。

在东吴庄村支部书记王立山眼中，方金超夫妻俩踏实肯干，在村里人缘不错，得知他们一家的情况后，他为其申请了大病救助，又发动了全村人捐款，500多口人捐了两万三千多元。另外，截至目前，通过水滴筹，又筹集到了七万多元，但这些对于150万的治疗费用来说，仍是杯水车薪。

“医生告诉我们，这个病的复发率高，五年的存活率只有40%，但是我们不会放弃一线希望。”面对高昂的治疗费用，方金超告诉记者，自己不敢想未来，只想先走好脚下的路。

如果有爱心人士想帮帮这个家庭，可以和方金超联系，或直接向银行转账献出一份爱。

方金超 手机：17515108269  
银行卡号：6217001180002407487



扫码下载齐鲁壹点  
找记者 上壹点

编辑：常学艺 组版：魏巍

# 说话要算数

□ 梁柱生

时传祥，德州齐河人，14岁逃荒到北京宣武门一家私人粪场当掏粪工。在旧社会，不仅遭到歧视，还要被行业内一些恶势力压榨与盘剥。他在那些粪霸手下干就是20年，受尽压迫与欺凌。解放后，新中国给了他做人的尊严，他对党充满感激。他把掏粪当成十分光荣的劳动，以身作则，任劳任怨，满腔热情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。

1959年春天，时传祥在一个叫百家园的大杂院掏粪时，发现茅房的粪坑外沿坍塌了，粪水外流，影响卫生。到了夏天，状况会更糟。他找来大杂院主事的老李，商量处理办法。老李自称是百家园的“园长”，是个热心人，大伙儿有事都找他。可修粪坑一事，因涉及到费用，老李提了几次议，都没人响应。

“这花不了几个钱。”时传祥说。老李苦着脸道：“理是这个理儿，可怎么分摊？按户吧，各户人口不一；按人头吧，大人小孩不一样。说到底，大家还是想让环卫局来修。”

“解放才十年，环卫局还有很多事情要做……这样吧，我明天来修，

我早年当过泥水匠，加高粪坑不成问题。”

“可建材怎么办？”

“我想办法就是了。”

下班后，时传祥一回到家，就拿出旧菜刀，推上手推车出门。“你干吗？”老伴问。时传祥说：“弄砖。”“修粪台的砖不是筹够了吗？”“还不够。”

原来，时家的锅台用久了，不好用，就打算修个新的，因此准备了砖头、水泥、沙子等建材。

时传祥来到一个拆迁工地，那儿到处是掀倒的墙壁等建筑垃圾。他低头捡起废砖来。一些砖头上附有灰浆，他就用旧菜刀除去，使之平整。捡到天黑，捡了满满一车砖。他把砖直接推到百家园的茅房后面。

时传祥忙出了汗，脱掉棉袄，只穿衬衣。返回家时没及时把棉袄穿上，着了凉，夜里发烧感冒，到了天亮，变本加厉，头重脚轻。

老伴埋怨：“你也是，昨儿傍黑出去弄砖，一块砖没弄着，还那么晚才回来吃夜饭；弄不到砖，你就早点儿回来嘛。这下可好了，把感冒弄出来了。”

时传祥喝了老伴递过来的姜

汤，挣扎着起来。老伴说：“你干吗？好好躺着吧。”时传祥习惯道：“上班。”“今天是星期天。”

“我知道是星期天。我正要利用星期天到百家园去修粪坑。”时传祥说着下了床。一阵目眩，只好扶住墙壁。站了一会儿后，好了些，就出门把两袋沙子一袋水泥搬到手推车上。

“干啥，我们不修锅台啦？”老伴问。时传祥说：“修锅台可以缓一缓。百家园的粪坑不加高，粪水外流，影响周边很多人。”“可你生了病，等病好了再去嘛。”

“我答应过百家园的老李，今天去修，说话要算数。”时传祥说着，踉跄推起车来。老伴怕他出事，就在车前系根绳子，在前头拉，助丈夫一臂之力。

到了百家园，那碗姜汤起了作用，时传祥的感冒好了些，就提水过来搅沙浆，砌砖，抹灰。老伴和老李给他打下手。半天工夫，就把粪坑修好了。居民们看到时传祥穿的工作服上印着“环卫局”三个字，以为是环卫局派人来修的，千恩万谢。

老李把时传祥夫妇请到家里休息，喝茶，忽然问时传祥：“你还记得十年前救的那个女婴吗？”

“咋不记得！就是在这个茅房捡的，那时已奄奄一息，送到福利院去救了过来。现在上小学三年级了，叫华解放，就是中国得解放的意思。对了，今天是她生日，我答应过她要给

她送小蛋糕庆祝一下。”时传祥说着就要走。他虽不富裕，但也时时资助华解放，关心她成长。

“你昨天走后不久，她母亲过来打听她。我如实相告。”

“她母亲当初为啥要抛弃她？一开始就对娃儿没诚信，可见人品有问题。”

“说来话长。她母亲洋名叫玛丽，家住附近一个富家区。十年前跟傅作义手下一个军官相恋，未婚先孕，就把孩子悄悄生下，扔到百家园的茅房里，心想这边穷人多，让他们收养。之后就飞往美国。在美国，她找了个富翁。可这么多年过去，一直没有孩子。她就想把当年遗弃的孩子找到，带回美国。”

“这样的妈妈，孩子不一定认她啰。”时传祥到澡堂洗了澡，换了衣服，就去买个蛋糕，之后到福利院去。

在门口，他碰到一个衣着光鲜的女人，一手提大蛋糕，一手提一大袋衣服，看面相，跟华解放有几分相似。时传祥就猜她是华解放的生母。

“先生，你也来看孩子吗？”那女人问。

不称同志称先生，可见她就是才从美国回来的玛丽。

“是呀，十年前我把一个被人遗弃的女婴从百家园的茅房里救起，送到福利院。一有空我就来看她。瞧，她来了，华解放。”

玛丽还没来得及答话，就睁大

了眼睛。只见一个漂亮的小女孩，扎着蝴蝶结，穿着鲜艳的校服，蹦蹦跳跳地走过来。

“孩子，我是你妈妈！”玛丽激动地迎了上去。

华解放停下，惊恐地闪到一边，拉住了时传祥的手：“时伯伯……”

“她说她是你生身母亲。”时传祥解释。

“不，我没有妈妈！”

玛丽痛哭：“孩子，我当初不该把你遗弃，我真是你妈妈，清楚记得你的生日，所以给你送来了大蛋糕……”

“不，我只要时伯伯的小蛋糕！”

“孩子，跟我回美国吧，那里有很多好吃的好穿的……”

“不，新中国把我养大，我不能抛弃她。我经常在作文里写道‘长大后，我要把伟大的祖国建设得更加繁荣富强！’说话要算数，我一定要这样做，时伯伯也常常这样教育我。”华解放铿锵有力地说了。

时传祥欣慰地点了点头。

